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6.023

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

杨美新, 郭燕萍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网络圈群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兴概念,是人的“结群”需求在互联网空间的实现。凭借交往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内部的隐蔽性等,网络圈群受到大众追捧。但同时圈群中具象性思维图式、现实性诉求、碎片化信息以及互动式参与模式等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困难与挑战。提升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需要从加强转码引导、创新叙事方式、优化内容建设、坚持科学灌输等四个方面进行推进,在具象认知中塑造认同、在情感共鸣中坚定认同、在主流引领中深化认同以及在互动交往中巩固认同。

关键词:网络圈群;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6-0154-08

网络圈群是指网民群体利用微信、QQ、微博为代表的组群通信软件,以趣缘、业缘、血缘、地缘等为纽带组建起的网络聚合群体,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封闭性、排他性和多元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①。在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阵地的今天,充分发挥网络圈群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提升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网络圈群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意蕴

网络圈群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人们原有的人际交往和信息获取途径,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诸多影响。因而,正确认识网络圈群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升的价值意蕴,分析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是促进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应有之义。

(一) 占领网络圈群意识形态阵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与有序和谐的状态。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反复强调“安全”二字,提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多元意识形态共生共存、相互竞争的环境中,意识形态安全有赖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

当前,互联网作为信息集散的重要平台,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是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和主阵地。随着大数据和微传播的发展,在微博、微信、QQ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因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等聚合而成的“网络圈群”,已成为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群体生

收稿日期:2021-05-12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19GG4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YJA710035)

作者简介:杨美新(1976—),女,湖南长沙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活的重要空间。网络圈群本身并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意识形态却游荡在包括网络圈群在内的每个空间。当主流意识形态在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竞争时,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很容易受到挤压,不同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总是力图对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加以引导和塑造,不断扩大符合并能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争夺是人心的争夺,意识形态能得到越多人认同便会越安全,社会也会越稳定。目前,中国网民已超过9.04亿人,大多数网民都生活在各类圈群中。因此,有必要在网络圈群中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引导和塑造,牢牢占领网络圈群阵地,有的放矢地在“众多声音”中弘扬主旋律,掌握网络圈群舆论战场的主动权,把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争取“人心”和“民意”。

(二)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促进网络圈群健康发展

网络圈群由网络社区、网络社群发展而来,早期的网络圈群大多是基于虚拟关系建立起来的。但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尤其是强关系社交的出现,网络圈群不但使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同时也可以让互不相识、志趣相投的人通过虚拟空间的聚合迅速建立联系。网络圈群虽然是一种虚拟的聚合空间,但它代表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并重构与延伸着现实社会关系,这种现实社会交往与网络平台的重新融合又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圈群的黏性,使得网络圈群逐渐成为现代人们工具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①网络圈群的本质是具有共同爱好社会群体的聚集和圈层化,不同网络圈群有不同的兴趣目标、规则以及准入方式,组织性、排他性和私密性是其普遍特点。尤其是网络圈群的“私域”特点,让“圈内的商议更容易进行……圈内的商议的好处,是它能在辩论中,让那些本来被忽视的、被压抑的议题,有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特别是因

新科技所产生的圈内,对社会是有益的……但圈内也存在着严重的危险……最极端的情况是,圈内的商议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②。网络圈群空间中多元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多元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等的内在竞争、对抗是一种客观性的现实存在。而“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一面旗帜,为一定的社会或国家进行政治目标导向和社会价值导向,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符合目标的引导并对偏离目标的思想、行为进行阻滞”^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凭借其对现实的解释指导力和实际运用中的有效性形成了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这种引领力既能够对网民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起到有效规约,亦能够肃清网络圈群中错误意识形态的思想毒瘤、整合非主流思想舆论的合理成分,进而达到净化圈群舆论的效果。因此,网络圈群要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和提振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扩大社会影响,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以“价值含量”驾驭“信息流量”^④,进而推动网络圈群得到正确合理的使用。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价值的凸显是离不开它的平民化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大众熟知、认可,并将其作为自身思维活动和主流价值观融入现实生活,才有可能释放潜在巨大能量并为社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如今,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圈群已成为自媒体语境下一种新兴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其独特的优势和模式使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首先,网络圈群使用广泛,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范围。相比现实社会,个体通过网络在建构与管理圈群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能够跨越时空方便快捷地与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平等交流、讨论时事、猎取信息和展示自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网络圈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②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页。

③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④张博:《文化治理在网络空间的展开维度及其推进路径》,《理论探讨》2019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群中传播能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范围,提升影响力。其次,网络圈群成员具有高黏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快速传播。网络圈群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而建立起来的网络群体,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和聚合能力。圈群成员群体特质趋同,其成员之间关系“湿乎乎”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强,因此圈群中形成的舆论也“湿乎乎”的,具有极强的黏性。这种高黏性克服了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中的“干扰元”,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网络圈群内快速传播。再次,网络圈群的交流方式多种多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手段。圈群中既可以是静态无声的文字图片,又可以是动态的有声视频;既可以是好友间的聊天,又可以是朋友圈的互动;还可以通过网站、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等进行信息的推送、接收和评论等。借助这些功能传播马克思主义,既能用最新的、最符合大众需要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又能够促进大众在交流与互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大众所理解,进而运用到生活实践中。

二 网络圈群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藩篱之困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圈群凭借其交往方式的多样性、圈群内部的隐蔽性及话题范围的广泛性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与此同时,网络圈群中具象化的叙事方式、话题的现实性、信息的碎片化以及交互式参与模式等也为圈群内成员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困难与挑战。

(一) 抽象的理性建构与具象性认知图式的差距,制约了认同生成

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抽象理论观念的集合,是一种观念的客观存在,具有抽象性的鲜明特征。意识形态从存在现象到理论自觉的过程,也是其从抽象的观念走向抽象理论的过程,并广泛表现在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领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抽象的理性建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抽象性特征,正是来自其科学的理论属性,来自其对现实社会生活和具体事物的科学概括和理

性升华。

“具象化是指抽象事物的具体化、直观化、形象化,即通过可感知的载体形式,将抽象事物清晰地勾画出来,为人们所感悟、所认可。”^①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具象化认知图式愈来愈被青睐。网络圈群虽然在规模和结构上趋向小众化、同质化,圈群话语也通常用于圈群内部与群际之间对人、事、物的界定和描述,但其成员却倾向于使用图片、影像、动画、表情包等具象化形象传递思想意识、表达意见观点。具象化叙事的信息传达方式不仅更易被圈群成员认可和接受,也更能显示自我,从而获得圈群的身份认同。

如此,网络圈群中普通大众具象性认知图式清晰明辨,感性的具象传播正一步步挤压着理性文字表达的生存空间,而集抽象性、理论性、严肃性于一体的意识形态,其理论话语却仍是高度概括出的共性,或纯粹概念领域的设定。以理论对接经验,以抽象对接具象,结果往往是损害了网络圈群中普通大众对主流思想舆论的兴趣和关注度,从而阻碍了网络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生成。

(二) 宏大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利益诉求的矛盾,销蚀了认同情感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的“宏大叙事”,它是对自然界、人类历史、经济政治和人类思维发展全面而系统的总体论说,不仅指向人类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也指向人类社会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基本规律,在全世界无产者心中确立起崇高的理想,其宏观终极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本身就包含了对世俗化的超越。与此同时,在建构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一般倾向于通过统一性、连贯性的宏大叙事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为具有权威性、全民性的责任担当和价值追求,以此建构具有引领性的话语,以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层面表现出的真理性、彻底性和实践性。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网络圈群是以兴趣爱好和价值共识等为核心,寻求身份认同和共同体重建而结成的一种基于特定情感的社会性人

①吴刚:《构建高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机制》,《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际关系网络。网络圈群构建之初,是每一个参与者基于满足某种目的,自觉组织创建或参与的。诸如,基于学习讨论的学习“圈群”,基于兴趣爱好的娱乐“圈群”,基于社交需要的交友“圈群”……同类相聚,同味相投,社会交往遵循相近性原则聚合成“圈”,进而区分“我们”与“他们”,构建自我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网络圈群成员基于日常生活中具体可感知的现实问题集结于一起,圈群成员关注更多的是自身物质利益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而非集体意识或长远、宏观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马克思主义是对人之现存的关照,是对大众精神的引领,以应然为标准,其内容肯定会对世俗进行超越。但于普通民众而言,对社会思想评判与选择的重要标准就在于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及其自身利益的实现程度。而主流意识形态宏大的价值目标对圈群成员来说却成了一种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价值存在,个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淹没在无所不包的宏大背景中。以宏大价值目标对接圈群成员个人利益,以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对接普通平民的微观叙事,不可避免将导致圈群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其成员精神引领的式微,从而销蚀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情感。

(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同质化碎片化信息的冲突,影响了认同深度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超越具体知识领域和学科框架的整体主义视野。马克思曾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②。“艺术的整体”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列宁也曾形象地将马克思主义比喻为“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他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③

移动互联网时代,图像文本抢占了信息传递

优势地位,文字媒介式微,并且文字文本发生异态变化,碎片化文本开始占据信息传播的高地。“碎片化”,主要是指完整信息被分解为零散的、琐碎的信息片段。网络圈群因其使用的便捷性、用户连接的广泛性、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保值和裂变增值的特质,顺应了碎片化传播“轻、快”的要求,随即碎片化便成为网络圈群中信息传播的重要特征。从信息传播角度看,碎片化信息与系统化或者完整信息一样,都是信息的表现与交流形式之一。但是正如经济学家 Herbert A·Simon 指出,信息消耗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爆炸必然导致注意力的匮乏。由于注意力受限,人们常常选择在海量信息中进行短暂浏览,碎片化信息阅读也就成为多数人在日益快捷化生活中的一种阅读方式。碎片化信息固然有“轻、快”的传播优势,碎片化阅读固然能节省大量时间,但碎片化的文字往往只表达字面上的意思,碎片化信息呈现出间断性特征,较之系统表达更不容易被人知觉、记忆。当多元、跳跃的碎片化文本全面占领人们的阅读空间,人们通过“碎片化”阅读得到的只是信息或知识的某一部分,不可避免会陷入无意义信息的语境中,甚至被“娱乐至死”。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一个由外到内、由认知到行为的连续推进过程,要提升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必须首先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知”的问题。而在网络圈群中,一方面,原本注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被分割和肢解,严重影响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完整理解,并在较大程度上消解了其深度和意义。另一方面,被同质化、碎片化环境重新塑造的认知模式,制约着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性理解及严谨逻辑的论证思辨,从而使受众易产生认知偏差。当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意义被解构、系统逻辑性被割裂,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便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真理性、权威性也会被消解和淹没,网络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自然会大打折扣。

(四)单向理论灌输与互动式参与模式的隔阂,削弱了认同效果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所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③《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①。灌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源于灌输对象的经验性与所灌输理论抽象性之间的张力,意识形态致力于将各具特殊利益、天然具有经验眼光的社会民众融入某种普遍性、抽象性的思想形式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能自然而然生成,“‘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从外面”灌输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积极推动意识形态传播,“灌输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极富生命力的经典原则,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都是在外界的灌输中进行的,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的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网络群体生活扁平化与多元化特征、多中心或去中心的社会生活结构取代了科层制结构,思想意识交流突破了传统的一元管理主体逐渐转变为互动主体关系。而在网络圈群中,主体的“去中心化”和交流的“互动性”体现到了极致,成员之间没有地位和等级的区分,人们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人人都可以在个性化的“网络圈群”中最大限度地展现自我。由于“网络圈群”是通过邀请或者是准入的方式形成群体关系,排他性和封闭性较为显著,圈内成员能够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就社会公共问题同他人进行交互,打破了传统的受政治原则与经济力量支配的话语结构,甚至开始颠覆传统、挑战权威,营造出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

显而易见,网络圈群语境下,圈子成员主体意识普遍凸显,过去依靠组织权威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优势受到冲击,灌输式教育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下缺陷越来越明显,理论灌输在网络圈群中出现了“自说自话”和“灌而不进”的局面。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下,传统的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信息管理体制已难以维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导舆论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效果。

三 网络圈群中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跨越进路

习近平同志强调:“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

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③网络圈群在短时间内成为现代社会人们交往、娱乐的重要平台,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要跨越网络圈群中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藩篱,必须推动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一) 加强转码引导,丰富呈现形式,在具象认知中塑造认同

作为抽象的概念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让人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在网络圈群成员眼中很容易变成“灰色的理论”。要使灰色理论明亮起来,关键是要摆脱理论概念化、程式化的约束,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转码引导”,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内容和本真意义进行编码和解读,并以具体化、直观化、形象化方式呈现出来,让网络圈群成员于具象认知中塑造起理性认同。

第一,以正确导向为指引,主动适应网络传播新趋势。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码转码,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网络传播新趋势、构建新格局。一方面,要因时而进,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在网络圈群这种“群间异质、群内同质”特征较为明显的空间,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相对于群体化、同质化传播而言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具体而言,可充分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分析网络圈群成员的年龄层次、兴趣偏好、价值认知水平等,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以精准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方式传递给网络圈群成员,激发其认知兴趣和动力,助力提升认知认同。另一方面,要因势而动,坚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理论的思想性和意义性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唤起圈群成员的关注,并对圈群成员形成心理作用后,才能让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也才能塑造起认知认同。不过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行转码编码,如果只重视形式而忽略其思想内容,那么最终也只能是表面热闹,而难以取得真正实效。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传播,必须坚持理论的

^①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董云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②曾天雄,夏小凤:《毛泽东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大历史贡献》,《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9页。

彻底性与传播手段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以受众需求为中心,转换话语表达方式。语言是思想理论传播的重要工具,生活是话语符号的“孕床”。网络圈群中,每个圈群都有体现着该圈群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圈群文化的关键词和话语体系。因而,网络圈群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网络圈群受众需求的改变进行转换和优化。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转换方向:一是从严肃高冷向活泼亲和转换,贴近网络圈群成员的生活实际,将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成圈群成员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圈群话语,做到论道而不可说教,述理而不枯燥。二是从听得到向听得进转化,“运用人们熟悉信赖的语言,创制亲近性文本,不仅要让人们听得见,更要听得进”^①,于潜移默化中增强网络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

第三,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传播介质载体。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符号会影响受众对于意义的解读。就传播的效果来说,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趣味性问题,能把抽象的思想转换成可感知的具体形象,迎合了“世界图像”时代人们的认知接受习惯。因而,可以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介质载体,通过视听介质的集成应用塑造有思想价值的象征符号,以此增进网络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同时,还可以综合应用多种介质载体,丰富意识形态具象化表达的手段,在经典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生产,争取以多层次的信息传导和生动的形象,打破文字叙述的视觉沉闷,满足网络圈群成员的审美情趣,帮助塑造起理性认知。

(二) 创新叙事方式,关注人民需求,在情感共鸣中坚定认同

从符号意义角度上看,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体审视、理解现实社会所形成的“观念集合”。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的人是意识形态产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如若忽视客观现实,意识形态就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无法总体性地发挥它的功能。新时代强化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需从网络圈群成员的现实生活出发转换叙事方式,在弘扬理性与聚焦个体生活及现实诉求的辩证统一中展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坚定情感认同。

第一,宏大叙事与微观表达相互结合,激发情

感共鸣和观念认同。“宏大叙事是一种以史诗般的壮阔手法演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的叙事方式”^②,个体意识容易被淹没在无所不包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而微观叙事则侧重于用日常生活来支撑起主流话语,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网络圈群是现实人际网络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要实现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认同,就需要从圈群成员的日常生活入手,打通情感认同的通道,让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以理服人、更以情感人。坚持宏大叙事与微观表达相互结合,便是将宏观宽泛的话题体系注入日常,把抽象的理论变成可感知的生命体验,从而避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空中楼阁”。例如,阐释家国情怀、集体担当、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等宏观理性概念时,可以首先落实在小家、个体、日常事件等细微之处,再通过具体案例举证阐释小家与大家、集体与个人、中国与全人类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深化社会成员对相关理念的认同,激发情感共鸣和观念认同。在这阐释中,宏观视角展现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而微观视角则关注了个体的价值诉求和内心感受,二者于辩证统一中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丰富与补充,架起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情感认同的桥梁。

第二,宏观理论与百姓故事有机结合,突出理论的人民性与实践性。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治理离不开对现实社会中人的思考。在网络圈群这一与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紧密连接的场域,要想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从“理论掌握群众”向“群众掌握理论”的转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在保持理性权威时不妨多一些人文关怀,在弘扬伟大精神理论时不妨加入一些百姓故事。通过把最新的理论成果与百姓的兴奋点、关注点紧密结合,突出重大理论的人民性、实践性,从而使理论宣传更加鲜活,受众也更能从愉悦的情感体验中达到理性的升华,最终实现科学理论从书斋走向大众,在人们心中落地生根。

第三,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融会贯通,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力的提升,在人民群众心中情感共鸣的确立,靠的是其能正确反映和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因而,主流意识形态在注重理论宣传的同时也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利益逻辑,回应人民群

^①王永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253页。

^②俞婷,丁俊萍:《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构路径思考》,《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1期。

众的期待。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将网络圈群中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宣传与现实民生建设同步推进,让网络圈群成员切切实实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要畅通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政府相关部门在现实领域和网络圈群空间中都要建立、健全人民群众进行合理诉求表达的制度机制与对话平台,及时回应提出的疑问,妥善处理各类正当合理的要求,防止负面情绪在网络圈群空间蔓延扩大。当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利益满足同步推进,理论宣传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印证理论的真理性,二者相得益彰,主流意识形态也将获得包括网络圈群成员在内全体人民群众的赞许、支持,进而坚定情感认同。

(三) 优化内容建设,提升主流权威,在主流引领中深化认同

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方式逐渐改变着信息的输入方式以及人们的交往形式和思维习惯。与此同时,网络圈群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也从“权威环境”变迁到“博弈环境”,信息中所承载的整体性价值观在悄无声息中被逐渐解构。要想守住网络圈群这一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就必须正视网络圈群中信息传播同质化、碎片化特征的利与弊,走出“权威环境”的限制与舒适圈,顺应“博弈环境”的现实需求,致力于在趋利避害中强化主流引领、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第一,注重内容建设,增强优质内容供给。优质的内容始终是吸引受众、扩大流量的重要支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竞争力与立身之本。因此,要深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推动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①,推出更多既有内涵又有“颜值”的主流意识形态产品,坚持以内容优势赢得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以优质内容深化网络圈群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与认同。意识形态工作者在进行内容生产时,首先要关注不同网络圈群用户群体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题策划和主题设计,“生产不同受众偏好的多样化、多层次理论产品”^②。而后再将精选的内容用网络圈群用户喜爱推崇的“网言网语”表达出来,让网络圈群成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内化于心。

第二,打破圈层隔阂,实施精准分众传播。圈层化阻隔使得外部优质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难以

深入圈群,圈群内的成员与主流意识形态便难以同频共振。因而,必须打破网络圈群内的信息闭环、信息茧房,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一刀切的冷面孔,及时关照网络圈群的特征及圈群成员的个性需求,按照不同的受众属性进行分众引导。具体而言,可以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对网络圈群用户进行记录、追踪,分析出用户特征后贴上相应的标签。这类标签不仅形成了同类网络圈群用户之间的隐形连接,而且实现了对网络圈群用户的精准细分,而后再利用算法推荐机制将最符合受众需求的内容精准投送。这样,借助于圈群成员间信息共享和身份认同的优势便可以让主流意识形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成效。

第三,聚合碎片化信息,引导碎片化舆论。本质上,碎片只是形式上的比喻,如何将碎片重聚才是理解碎片化现实的真正意义。单个的碎片化信息由于受篇幅所限,一般难以诠释完整的意义,但其也仍然具有阐释意义的功能。一方面,可以顺势而为,通过挖掘网络圈群中碎片化信息间的内在关联,串联多个碎片化信息来实现整体性的意义整合,从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碎片化阅读方式下仍能“形散意不散”,以“软着陆”的方式牵引网络圈群内的话题走向,深化群体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坚持因势利导,对碎片化信息予以善用,对于网络圈群中已经出现并且关注度较高的热点碎片化信息,需要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正确引导,将思想性、逻辑性与易读性、个性化、便捷性相结合,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群中焕发生命力,让圈群成员在主流引领中深化价值认同。

(四) 坚持科学灌输,加强良性互动,在互动交流中巩固认同

网络舆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不但是平等基础上的理论宣传过程,更是受众的自主选择过程。因此,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群中立言、放声,既要遵循灌输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内核,又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做出新创造,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

第一,培植圈群意见领袖,加强舆论正向引导。要打破网络圈群的闭环场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进入网络圈群中,一方面需要外部的宣传力量“入群”加强宣传;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网络圈群

^①葛彦东:《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09页。

^②王凤翔:《论我国网上理论阵地的传播态势与发展大势》,《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中拥有话语权优势的组织及个人。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传播权一定程度上被泛化,传统单向灌输的接受度日渐走低。而网络圈群中的“意见领袖”却可以左右圈群中多数人的态度倾向,把控着网络圈群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培植一批信念坚定、思想稳定、积极向上的“意见领袖”。既“注重把一些影响力大的正向民间意见领袖纳入党的思想建设体系,定期开展理论培训和交流,促进民间正向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向建构”^①;又注重把正向意见领袖纳入党的组织体系,在组织中培养一批大局观强又接地气的意见领袖队伍。引领他们发挥“关键少数”的力量在网络圈群中引入符合主流价值的舆论议题,最终实现在集群性的信息共享与互动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第二,发挥议题设置功能,实现圈群有效互动。网络虚拟环境下,虽然无法控制圈群成员“怎么想”,但可以发挥“议题设置”功能影响圈群成员“讨论什么议题”。现代科学的灌输,理应贯彻平等交往、积极互动的理念,推动受众平等参与互动以实现价值认同。因而网络圈群中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挖掘圈群成员思想状态、行为特征以及内在需求等更为广泛的信息,并借助网络

媒体的参与性和及时性围绕舆论热点问题精准设置主导性议题,将网民的兴趣点、兴奋点与舆论价值引导连接起来,吸引群体互动,实现圈群内外主流意识形态的同频共振。

第三,转变工作思维方式,完善圈群舆情管理。“没有观念的更新,就不会有发展的突破;没有思维方式的转变,就不会有行为方式的改变。”^②因此,要想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群中能够得到更多成员的认同,必须转变网络圈群意识形态传播的工作思维方式。一是主动思维。自觉增强主动性、注重把握主动权,不断提升信息捕捉能力和信息推送能力,坚持用积极的正向舆论肃清消极的负面舆论,掌握网络圈群舆论战场的话语权。二是用户思维。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感层面提升用户的主流意识形态体验感,让人们于愉快、轻松的氛围中自愿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熏染。三是简约思维。以精、准、简的内容代替冗长复杂的理论宣讲,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竞争激烈的舆论场中脱颖而出,通过较高的精准度、简约便捷度来吸引网络圈群成员阅读、评论、转发相关信息,推动网络圈群成员于潜移默化的阅读、互动中增加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了解,提升认同效度。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in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 Value, Barrier and Realization Routine

YANG Mei-xin & GUO Yan-p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emerging concept, which meets the “clustering” requirement in Internet space. Relying on the d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the concealment within the circle group,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 has been sought after by the public.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features of the circle group bringing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members to identify with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for example, the concrete thinking schema, the specific realistic demands, the homogeneous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mode.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transcoding guidance, innovate the narrative mode, optimize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and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indoctrin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in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

Key words: network circle group; mainstream ideology; identity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赵欢春:《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非传统转向”》,《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②郑少忠,马国英:《以思维转变促发展转型》,《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